

第一回 月樓仙跡 艷妾專房

詩曰：

廣寒宮闕降瑤仙，種種情魔自惹牽。

千古凡塵誰聽月，月如無恨月常圓。

喜怒哀樂自情而生也。怒哀雖云有情，終於無情；喜樂未嘗無情，終非有情。無情於有情中，而更見無情；有情於無情中，而益見有情。情之所不容己。因情而死；情之所不能忘，因情而生。有情劫，有情魔，有情癡，有情緣，皆造化顛倒世之男女。有情者使其情不魔不滅，而後無不遂其情也。

偶檢殘編，得《聽月樓》七律一首，其詩有無限深情。誦之再四，乃不禁欣然以《聽月》為名，譜成一部演說，以消閱者之閑悶云爾。

此書出於前朝，河南開封府祥符縣有一位官宦姓裴，名長卿，字如金。少年登科，賜進士出身，屢升至刑部侍郎。為人剛方正直，敢作敢為，不避權貴，廣有謀略，家道富厚，兼愛濟困扶危，鋤強去暴。夫人趙氏同年，四十以外。所生一子二女，子名以松，字端文，年已十七，曾入黌門，在京隨父讀書，聘右都御史張翔之女雪姑為妻，尚未過門。長女綺霞，十六歲，次女綺雲，年十五歲，俱生得沉魚落雁之容，更有班姬道蘊之才，女工自不必說；俱待字閨中，未曾適人。夫妻愛如掌上珍珠。裴爺因兩女才色兼優，要擇婿配婚，因在後花園構一高樓，與二女居住。一為拈針步韻之區，二為游目遣興之地。樓方告成，尚未題名。

那日八月十五日，正是中秋佳節，這晚月明如晝，裴府團圓，家宴擺在後花園樓下廳中。裴爺夫婦居中坐下，一子二女旁坐相陪。丫鬟上酒上菜，一家暢飲，好不快活。又見一天皎月，照得階前雪亮，耀人眼目。裴爺此刻心中歡喜，要在酒席筵前考一考子女的學問，便道：“此樓業已造成，尚未命名。吾兒可同兩個女兒各擬一個名兒上來，與為父的評定。其名總要出類拔萃，不可落入俗套。名取的不中式者，罰酒三盅。”以松同兩個妹子連聲答應，忙去腹中尋思。一會，三人俱已將樓名推敲頂好的出來。先是以松道：“樓下有太松數十株圍繞，與樓相齊，可名為‘餐松樓’。”裴爺笑道：“‘餐松’，乃急逸之意，非所以居爾兩妹。吾兒學問頗不活潑，快領罰酒以通竅。”說得以松滿面通紅，不敢回言，只得吃了三杯罰酒。裴爺又問兩個女兒：“樓名可曾有呢？”綺霞道：“女兒恐取出樓名也怕不佳，不如不說，同妹子吃三杯罰酒罷。”裴爺道：“你二人之才，高似乃兄，快些說來與為父的聽。”綺霞見乃尊諄諄問他姊妹二人，不敢再為推辭，只得說：“孩兒取的樓名叫做‘倚翠樓’。”綺雲也接說：“孩兒取名‘雙鳳樓’。”裴爺道：“大女兒取名‘倚翠’，還有詩人婉轉之情。二女兒取名‘雙鳳’，未免才思太露，絕少曲折。較之‘餐松’，總勝千百倍多矣。各飲一杯賞酒。”兩位小姐尊了父命，將酒飲過。

夫人道：“老爺也取個樓名指教兒女們，不好，也要敬三杯酒的。”裴爺笑道：“夫人代孩兒們出氣，也要盤駁下官了。”夫人道：“非妾敢班門弄斧，老爺不說出一個樓名，無以服眾。這是要請教的。”裴爺不好回夫人。正沉吟一會，未及說出樓名，但聞空中一陣鶴唳之聲，香風微微，皎月影影，悠悠揚揚飄下一張簡帖，落於庭前。裴爺大吃一驚，忙著丫鬟到庭前看來是什麼東西。丫鬟領命執燈到庭前地下一看，見是個黃柬帖，忙彎腰拾起，走到上面送與裴爺。裴爺接過一看，見柬帖一個，上寫：“玉闕掌桂仙吏吳剛致意司寇裴君。偶見名樓，頓生傾慕。其間多少有情之人，多少有情之詩，多少有情之事，非佳名不足以留其勝跡，如‘餐松’、‘倚翠’、‘雙鳳’等名，皆才人後著。即司寇未言之‘留雲樓’，亦算巧思，猶非奇絕。剛於桂下用玉斧磨琢二字，以為君家樓名，令人驚奇詫異，以成一段佳話。匾三字並詩一首，已書於司寇新樓，可上樓一看，便見分曉。”裴爺看完柬帖，又被一陣香風吹去，柬帖已不在手中。裴爺連稱異事。便向夫人同一子二女說了一遍，大家各吃一驚。裴爺站起，命丫鬟掌燈，同夫人一子二女齊登高樓。

此樓後半截靠河，一帶雪洞，推去窗子，可以眺遠。前半截在花園內，上面樓中卷簾內本橫一退光漆匾，約有三字寬，未曾寫字。匾下即是一帶粉屏。裴爺到樓上，正值燈月交輝，光射匾上，三個金字乃“聽月樓”，下寫“掌桂仙吏題”。夫人不通文墨，並不則聲。裴爺與兩位小姐尋思，“聽月”二字意味頗見生新。旁有以松插嘴叫聲：“爹爹！樓名‘聽月’，雖是仙筆，而文理欠通。只有賞月、玩月、踏月、見月，月乃太陰之象，無聲無臭，從何處聽起？此名似乎不妥。”裴爺也覺以松言之有理，連連點頭。綺霞道：“兄長且慢批評仙筆，請看粉屏上詩句，自然明白。”裴爺命丫鬟將燈移近屏前，大家細看那詩，是七言絕句一首。只見上寫道：

聽月樓高接太清，樓高聽月更分明。

天街陣陣香風送，一片嫦娥笑語聲。

後寫：“詠聽月樓句，可博司寇一笑。”裴爺見此詩句，與兒女們恍然大悟“聽月”二字之意。以手加額道：“樓名得此仙筆，千古留方矣。”說罷，命丫鬟移燈，照著一同下樓，重新入席，共飲香醪。夫人道：“據仙柬雲，老爺未言之‘留雲樓’，可是這個名麼？”裴爺道：“一絲不錯！”夫人笑道：“真是活神仙了！”裴爺道：“明日朝罷回來，擺了香案，上匾謝仙。”夫人道：“正該如此。”說罷，大家暢飲一會，盡歡而散，回房安寢。過宿一宵。次日起來，裴爺朝罷而回，命家下對樓擺下香案，同夫人兒女到樓前，有丫鬟鋪下紅氈，裴爺至親五口大拜八拜，答謝上仙題樓之恩。拜畢起身，又在樓上游玩一會。正纔坐下吃了一杯香茶，見一個丫鬟稟裴爺道：“樓下有家人來報：老爺兩位同年，宣大老爺已起用侍讀學士，柯大老爺已起用太僕寺少卿，俱帶家眷來陞見過了。方纔有名帖來拜候老爺，請老爺示下。”裴爺點頭：“知道。”分付下面家人，打轎伺候回拜兩處。丫鬟答應，下樓去了。夫人問道：“來拜老爺是哪兩位同年？”裴爺道：“這兩個同年，總是江西南康府建昌縣人氏。一姓柯，字直夫，號秉正，為人迂拘執拗。一姓宣，字學乾，號行健，為人溫雅和平。同為甘氏之婿，乃兩姨連襟。前因公事掛誤，今復起用來京。可喜有幾個同年，不時聚首談心。夫人且與兒女們少坐片時，下官失陪了。”夫人道：“老爺請便！”

裴爺起身下樓，一直出外上轎，帶了四名家人，先去拜宣侍讀。見面各敘寒溫闊別，又說道：“有子登鰲，年已十六，入過學了。”裴爺也代他歡喜。即告別上轎去拜柯太僕，敘禮送茶，也談一番寒溫。柯爺問裴爺道：“年兄有幾位令郎令媛了？”裴爺道：“一個小兒，兩個小女。”旋問柯爺幾位令郎令媛？柯爺道：“一個小兒，一個小女。”裴爺道：“你我俱有後人可繼書香，但不知閨中掌珠拾於何人之手？”柯爺道：“事有定數，何必為兒女情長！”裴爺笑道：“年兄言之極是。”說罷，起身告別。柯爺告別。裴爺道：“年兄言之極是。”說罷，起身告別。柯爺告別。裴爺道：“年兄言之極是。”說罷，起身告別。

有公伴未完，容日再來領情罷。”下階出去，柯爺送出大門，見裴爺上轎去了，方轉身入內。

纔到腰門口，只聽見中堂上一片喊叫之聲，倒把柯爺吃一大驚。連忙進去一看，原來柯爺的大夫人甘氏，年已半百，秉性忠厚，又兼一身是病，膝下只生一女，名叫寶珠，年已十六。他生得比花花解語，比玉玉生香，女工有描龍刺鳳之能，又墨有二西五車之富，待字擇婿，未曾出閣。侍女如媚、如鈎隨身服侍，也有幾分姿色，終日相伴小姐在閨房，足不出戶。父母十分鐘愛，只有柯爺不喜女兒吟風弄月，以為古今佳人才子多由於詩，私心挑逗，成人話柄。屢責女兒，無奈女兒酷好吟詩，雖屢被責辱，猶背後吟詠。柯爺一生多疑，每被覺察出來，大鬧幾場。因此父女人和意不和。柯爺又因無子，用千金在蘇州買一艷妾，本是水戶出身，生得有七八分姿色，雖不能詩，也知認字，枕席上又善於奉承。柯爺被媒人哄誘上鉤，買了回來，取名秀林，收在房中。過了幾年，生了一子，柯爺分外歡喜。因子貴母，越發寵愛秀林。其子到了六歲，延師教讀，取名鳴玉，生來聰明，過目成誦。十歲上，四書五經俱已了然。柯爺愛子心重，且又愛妾，言聽計從。夫人見柯爺寵妾滅妻，又遭過女兒，心中氣忿不過，與柯爺吵鬧幾回。秀林反幫著出言不遜，氣得夫人病上加病。秀林以為得計，只望氣死夫人，他就可以扶正了。怎奈是水戶出身，每日在風流陣中，俱是棋逢敵手的少年。今見柯爺一年老勝一年，很不暢意，打點偷些野草閑花。柯爺家法甚嚴，三尺孩童不許入內，內裏女眷又不許出外，弄得秀林心猿意馬，被他拘住，很不耐煩，終日自嗟自嘆，只與夫人小姐尋事吵鬧，打雞罵狗，鬧得閨宅不安。這日有一雙紅睡鞋晒在窗前，因小姐的丫鬟如鈎潑水濺濕睡鞋，又被秀林撞見，連皮切肉打丫鬟、罵主人，大鬧起來。且看下文。

[返回 >> 聽月樓 >>](#)

[本書始](#) [下一篇](#) [本書來源：開放文學網站](#)